

第一章

霧鎖西湖，春雨綿綿，扶風柳樹下，斜插一杆旗幡，擺放木桌木椅，旗幡上書「鐵口直斷」，旗桿下坐著兩個男人，一人已近古稀，面黃肌瘦、相士打扮；一人年輕健壯，腰挺背直，坐姿如鐘。

老相士已經在西湖湖畔的觀音廟算命二十年了，附近一帶的街坊遊人沒有不認識他的，然而他從來沒有遇過今日的情況。

血腥味隨風吹送，他的身體正在不斷顫抖，他面前的客人把剛剛自廟裏求來的籤文放在他的掌心，他的顫抖傳遞到了客人身上，客人微微一笑。

「先生不必緊張，有什麼話但請直言。」年輕客人說話坦然大方，臉上兩道劍眉若畫，鼻如懸膽，容貌英挺，整個人帶著三分俠氣，同時又有幾分溫潤爾雅，瀰漫四周的濃濃霧氣也掩不去在他雙目裏的炯炯精光。

看著對方從容溫和的淺笑，老相士心裏的恐慌稍減，勉強定下神來，把注意力放到他交過來的籤文上，可這一瞧，眉頭便皺起。

「公子欲問何事？」

「便問前程吧。」

老相士又是眉頭一皺。「這籤文曰：路險馬羸人行急，失群軍卒困相當；灘高風浪船棹破，日暮花殘天降霜。霸王被困，自刎而死，這……」

老相士停了下來，沒有再說下去，畢竟不吉之言，易招怨憤，思索之際，那男子微微一笑，接下話頭。

「先生既然難言，便不必說了。」

對方如此善解人意，大大出乎老相士意料之外，接觸到他詫異的目光，男子的神態依舊溫和。

「十三歲那年，我初入江湖，巧遇鬼谷神算知機子，他說我這條命是幾十年難得一見的硬命，也算出我這條命是十年難得一遇的凶煞入命，百事不順。」男子平放在膝上的左手提起，掌心張開，一直握著的三張籤文便輕輕落到桌面。

「蘇秦不第」、「馬前覆水」、「三教談道」，同一個竹筒，他搖了四遍，竟無一不是大凶之兆。

看著四張不能再差的下下籤，老相士忽然想起一個人物，一個近年譽滿江南的頂尖人物。

男子緩緩站起來，背光而立，黑影壓在身前，老相士抬頭看去，只覺對方的身形陡然龐大了幾倍，流露出一份不凡氣勢。

不遠處，觀音廟前的廝殺聲忽然都靜了下來，又或者只是被他頂天立地的姿態所吸引了注意。

「十分耕耘，難得三分收穫；忠孝仁義，只換人面獸心。」嘴裏唸著當年知機子給他的批文，男子探手向腰，取下繫在腰間的銀色槍頭，手腕輕抖，機關展開，一柄丈二長槍便迎風而立。

此時，陽光穿透雲層，銀亮槍頭上，丹鳳迎著朝陽仰首，紅纓流穗，似欲展翅高飛。

看著那把長槍，老相士不由自主地抖著嘴唇。「丹鳳朝陽槍！大當家丹辰砂！」聽見他的喃喃自語，丹辰砂沒有回頭，舉起名滿江湖的長槍，面向要置他於死地的刺客。

「我信命，既蒼天已注定我一生艱苦，我只有竭盡全力，行這條不平之路。」大步跨前，他再次踏向屬於他的荊棘之途。

如同十年來的每一次戰鬥前夕，他的心裏依然感到悲憫，但也如同過往的每一次，他知道到最後，他也將殺敗敵手，佇立於天地之間。

或許是半個時辰，又或許是一個時辰過去，還是西湖邊的觀音廟，太陽從雲層露出頭來，細雨已歇，濃霧消散。

廝殺停了，老相士走了，而丹辰砂依舊佇立於大地之上。

長槍插在地上，他抬頭，用不卑不亢的眼神仰看蒼天，彷彿在說：老天爺你看吧！我再次屹立不搖！

他身上的蒼藍勁裝已經洗得發白，腰纏紅巾，襯著曬成蜜色的肌膚，在陽光下顯得英姿勃發，然而，幾縷髮絲落在臉上，又流露出與年紀不符的滄桑與疲乏。斂下眼皮，看向倒在地上的屍首，暮春三月的江南，他竟然感到一陣寒涼，把雙手放到嘴邊，剛呵出一口暖氣，手下閩東便來到身旁。

「大當家，剩下的人應該怎麼處理？」

丹辰砂沒有立即回答他，而是把眼神落到他手臂的刀傷上。

「阿東，你受傷了。」

「流幾滴血算得什麼，大當家不必擔心我！」露出憨厚的笑容，閩東伸手指著幾個尚在地上哀哀悲鳴的人。「這些人膽敢刺殺大當家，大當家要怎樣處理他們？」本來散落四處的人也七七八八地圍了過來，崇敬佩服的眼神盡放在丹辰砂身上。

「請大當家吩咐！」

地上，一張張染血臉孔上的眼睛因為他們威武雄渾的聲音而瞪圓，流露出恐慌絕望。

生在江湖中，沒有人會對想殺死自己的人仁慈，殺不死敵人，死的就只會是自己一來之前，他們已做了最壞的打算，只怕死前還要受盡折磨。

閩東當然不會在意他們的恐慌，心思只放在他眼中雄偉得無人可比的丹辰砂身上。

「放了他們。」

閩東早料到，但還是忍不住勸阻。「大當家，這是縱虎歸山，萬萬不可！」

「我知道。」丹辰砂點頭，抬起眼直視面前每一張帶著血汗的臉孔，包括地上一張張包含著驚愕、詫異、忐忑、畏懼的人臉。

「我丹辰砂不過賤命一條，但多年來終是穩立於江湖。不管要殺我的是誰，要來，就來吧！」

字字鏗鏘有力，不只閩東，其他人也都興奮得漲紅了臉，齊聲呼喊，「大當家神勇過人！豪氣沖天！」

丹辰砂入鬢的劍眉垂下，看著敵人蹣跚遠去，臉上的神色反而更加疲憊。

他知道對敵人慈悲，不代表對方會感恩圖報，但每當遇到這等情況，卻總是忍不住放過自己的敵人。

身在江湖非他所願，只能期望能為人生洗去一點血汗。

把插在地上的丹鳳朝陽槍拿起，他大步跨過眾人，血珠兀自從槍尖滴下，在筆挺的背後落下一條血路。

踏入觀音廟前，他停下來，待身邊的閩東拿出紅布把槍尖裹住。

「大當家，可以了。」

丹辰砂這才踏入廟門。

江湖上的「大當家」數之不盡，但是在南方，提起「大當家」三個字，大家首先想起的必然是他一太湖連雲寨大當家丹辰砂。

無論是誰都知道丹辰砂出身少林，擅使丈二長的丹鳳朝陽槍，是條了不起的漢子，更是個極端迷信的人。

每逢初一、十五，他總是到寺廟拜神還願，每到一個地方，他必定到當地的廟宇參拜，即使明知道這已經成為有心人襲擊他的最好時機，他依然絲毫沒有改變習慣的意圖。或許，是因為虔誠，又或許是因為固執—固執於舊習；固執於信仰；固執於一份獨特的堅持。

他虔誠地為觀音奉上一炷清香，便跪在蒲團上未動，直到閩東添了香油錢回來，又在廟門外等了好一會兒，才見他出來。

「大當家今次許了什麼願？」

「和平常一樣。」純粹是打破沉悶的話題，丹辰砂答得也甚是隨意，說完，話鋒一轉，便落在他關心的事情上。「兄弟們的傷口都包紮好了嗎？」

「嘿！沒問題，有大當家在，那些宵小之輩怎能傷得到我們，大家身上的都是皮肉之傷而已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丹辰砂點頭，卻是眉頭深鎖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。

少見他露出如此神色，閩東也屏氣凝神，丹辰砂思索完心事，抬頭，瞧見他凝重的樣子，便露出笑臉，拍一拍他的肩頭。

「今天辛苦你們了，叫齊其他兄弟，就說我出錢讓大夥兒入城開心一晚，明天才起程回寨。」

「當真？太好了！」閩東一雙眼登時發亮，立時就跑去通知其他人。

「啊！等等！」才跑了兩步，他忽然停下來，搔著頭，一臉不好意思地回看丹辰砂。「我們去飲花酒，那豈不是要大當家獨個兒在客棧裏悶一整晚嗎？」

丹辰砂果然怔住。

看見他的神色，閩東說：「大當家，依我看今晚大家就在客棧裏多叫幾罈好酒，不醉不歸吧！」

見其他人臉上都泛起失望，丹辰砂咬咬牙，「誰說我不去的？」環顧四周，他高聲說。「今晚最漂亮的姑娘歸我，你們可不准和我搶！」

大家喜出望外，周圍頓時爆起一陣歡呼，瞧見他們興高采烈的樣子，丹辰砂暗暗無奈。

歡笑聲中，不知道是誰說出一句—

「若少寨主也在，今晚一定更加熱鬧！」

聽罷，丹辰砂忍不住露出會心微笑。「對，若他在就好了。」

「誰說我不在？」

反駁聲憑空而起，眾人回頭瞧去，但見一匹神駿白馬如流星而至，直直往丹辰砂奔來，丹辰砂竟不閃不避。

「吁！」千鈞一髮之間，騎士發出呼嘯，勒住轡繩，馬兒的前蹄揚起，勁風把丹辰砂的頭髮吹得飄起，卻沒有觸及他分毫。

騎士跳下馬來，生得一張冠玉似的臉孔，俊眉鳳目，看上去比丹辰砂更要年輕數歲，身上衣飾華麗，配著金鞍白馬，活脫脫是個富家俊俏公子的模樣，唯有微斜的眼角露出幾分邪氣，落了下乘。

「小高！」丹辰砂神采飛揚，笑著迎上。

「大哥！」刑天高更是熱情，叫喚著的同時，一手已搭在丹辰砂的肩上。「我很想你！」

與他搭肩而行，丹辰砂問：「你怎麼來了？」

刑天高道：「大哥這次一出去就是半年，大家心裏都十分掛念，是以一聽到大哥已回到江南，娘親就叫我出來迎接。」

丹辰砂向來把他視為親弟，幾個月不見，心中實在掛念，這時瞧見他便從心裏高興起來，英俊的臉孔上也浮現出笑意。

「該不會是知道我今晚做東，算準時間才出現的吧？」

聽見他的話，刑天高嘿的笑了一聲。「大哥果然最清楚我，今晚尋歡作樂定要算上我一份！」

「唉！今晚漂亮的姑娘肯定都要被少寨主搶走了！」旁邊的閩東半真半假地哀叫起來，引來一陣訕笑。

丹辰砂但笑不語，等眾人散開後，才拉著刑天高走到一旁。

「寨裏有什麼事？」他語氣雖淡，卻幾近篤定，只因刑天高身負留守要職，若無要事，斷不會輕易離開。

果然，刑天高神色一凝，沉默下來。

「說！該不會是義母和千歲妹子有事吧？」看見他的神色，丹辰砂便知道事情絕不簡單，若是其他事，他倒也不怕，就只擔心留在水寨中的家人。

「娘親和千歲都好。只不過……」刑天高探手入懷，拿出一物。「前幾天，寨裏收到戰帖，是給大哥你的。」

舉高帖子，帖上畫著一隻鮮紅的大鳥。

丹辰砂打開細看一四月初八，夕陽未盡，與君於上林一會一慕容單鳳。

見到帖裏的內容，見到下方龍飛鳳舞的署名，他微微色變。

「飛鳳神劍慕容單鳳……我什麼時候招惹到他了？」

百曉生武器榜中排名第七位的使劍好手，性情高傲，未曾一敗的鳳凰城主慕容單鳳，什麼時候竟看得起他這名綠林莽漢了？

「鳳凰城主又怎樣？排名第七又怎樣？」刑天高憤怒地攥緊拳頭。「膽敢挑戰大哥？等我叫齊兄弟把他殺了！」

「荒謬！」丹辰砂挑起劍眉，罕有地厲言斥責，刑天高霎時間噤若寒蟬，丹辰砂亦知道自己神色過厲，微微垂下眉眼，溫聲解釋，「小高，我們雖然是草莽中人，但做人做事，必須無愧於心。慕容丹鳳既然光明正大地戰帖邀我一戰，我亦必須堂堂正正地應約，絕不可使那些卑鄙手段。」

刑天高歪一歪嘴角，不滿地說：「那就當大哥從沒有收過這張戰帖，大哥在寨裏躲避一年半載，難道他還敢到太湖叫陣嗎？」

丹辰砂還是嚴正搖頭。「男子漢應當頂天立地，不畏生死，龜縮逃避，豈不令人小看，留下千古臭名？」

「是！大哥教訓的是！」

刑天高雖然認錯，但眉宇間流露出的不馴之意，丹辰砂看得明明白白，心裏固然不高興，然而他知道刑天高所出的一切主意都是為他著想，也不好訓誡。

「近日我屢遇刺殺，慕容單鳳又在此時挑戰我……」丹辰砂沉吟半晌，對刑天高說：「唯恐寨中有變，危及義母和千歲，你先帶兄弟趕回太湖，嚴加防範，慕容單鳳之戰，就由我自行赴約。」

刑天高立刻反對。「大哥，你孤身赴約，未免太危險了！讓弟弟陪你去吧！」

「大哥明白你的心意。」丹辰砂欣慰地拍一拍他的肩頭。「但是，一切都要以義母及水寨兄弟的安危為先。」

「大哥……」

看著他擔憂的神色，丹辰砂接著說：「放心吧！即使刀山火海我也要跨，何況慕容單鳳的戰約？」

仰首看到那張年輕而英姿勃發的臉孔上泛起無畏的光采，雙目如晨星閃爍，刑天高只覺刺目不已，抵著嘴唇別過頭去。

次日，丹辰砂果然別過刑天高與一眾兄弟孤身去赴戰約，只是拗不過閩東苦苦哀求，唯有答應與他同行。

兩人輕裝簡從，走了半月有餘才到達許昌。

這些年來，丹辰砂與人交戰從不託大，這次也不例外，剛到許昌便向路人打聽上林所在，仔細觀察環境後，才回到客棧休息。

養精蓄銳三日，大清早睜開眼，正好是四月初八約定之期。

丹鳳朝陽槍早就抹得光亮，放在床邊，丹辰砂打扮整齊後，把槍背上肩頭，便向上林出發。

上林是許昌郊外背山而長的一處竹林，這日山邊東風頗為急勁，吹得竹葉颯颯作響，丹辰砂徐徐而行，布鞋踩在落葉上也發出細細的碎裂聲。

林內的氣氛與幾天前他勘察時迥異，太陽剛剛西下，四周連蟲鳥聲也不聞，死寂而詭異。

沉吟半晌，丹辰砂抽出丹鳳朝陽槍，踏著不疾不徐的步伐向竹林深處走去，環視的雙目炯炯有神，不動聲色間已把警惕提至最高。

走得不遠，便見四周有打鬥的痕跡，砂石四散，青竹折斷。看來這裏不久前才經過一場激烈的打鬥……他心裏想著之際，清風送來一股花香，他聞香而去，越近竹林深處，花香越濃，繁多的鮮花鋪砌成路，在此處格外異常，然而他無懼，昂首踏著柔軟花瓣繼續前行。

眼前的景色漸漸開闊，竹枝上掛著粉色軟輕羅，層層又層層，隨風飄搖，浮動的竹香、花香間，一輛黃金馬車就停在中央。

丹辰砂臉上的神色依然平靜，手持長槍，挺直腰背站立。

四名彩衣少女挽著花籃從天而降，雲袖拂、素手揚，鮮花漫天。

「恭迎大當家。」少女們非但容貌如仙，連聲音也叫人心骨俱酥。

不語而直視，丹辰砂的眼神既不冷冽，也不迷惑，依舊清明澄澈。

清風拂過，把鮮花吹到半空，可惜再濃的花香，也掩不去鮮血的腥臭味，仙境美女，也遮蓋不了世間的醜惡。

比紗更薄的軟輕羅也隨風吹拂起來，露出平滑大石上的一顆首級，鮮血還在流著，把首級下的石塊染成血紅，其容色驚駭，雙眼瞪圓如珠，雖死而不能瞑目。丹辰砂從未見過慕容單鳳，但這個恐怕就是慕容單鳳的人頭一名滿江湖，百曉生武器榜中排行天下第七的火紅飛鳳劍就橫插在他的首級下面。

惜英雄重英雄，眼見一個風流人物就此殞命，他於心裏惋歎，星目卻射出兩道鋒銳光芒。

對上他的目光，為首的少女心頭頓然震顫，見他提槍踏步而來，更令四名少女不由自主緊張戒備，然而，他無視眼前的如玉美人、神祕馬車，筆直走到大石前，單膝跪地，小心地把首級的雙眼閤上。

看著他偉岸不凡的背影，為首的少女嬌笑著舉起手，「大當家請上馬車一敘。」

鏤鑲金花的車門打開，丹辰砂默然良久，終於轉身踏上馬車。

馬身外鑲金貼銀，華麗得難以形容，車廂內卻找不到半點奢侈華麗的影子，地上鋪著潔白如雲的軟墊，座椅旁安著一盆白蘭花，寬敞而舒適。

暗香浮動，落日餘暉從竹簾透入，投在馬車主人身上。

他戴著明珠金冠，身穿白底團花綢袍，隨意支頤而坐，深刻如雕刻的五官在光影下，俊美得近乎沒有瑕疵。

看著丹辰砂走上馬車，這個完美的男人伸手指向對座，「坐。」

丹辰砂依言坐下，一直拿在手中的丹鳳朝陽槍在上馬車前已經收起，插在紅腰巾裏，而雙手則放在膝蓋上，似乎不論時地，他都堂堂正正，不會偏移。

轆轤的車輪聲響起，從竹簾的隙縫看著窗外景色轉換，丹辰砂的目光再次回到馬車主人身上。

「為什麼殺他？」這個「他」，指的當然是慕容單鳳。

「他的劍在武器榜中排名第七，很危險。」馬車主人開口，嗓音低沉，充滿魅力。

「只要奮力一戰，無憾也！」丹辰砂的言語就像他的人一樣，沒有特別提氣，卻字字鏗鏘。「更甚者，我與慕容單鳳素無仇隙，即使戰敗，亦不至於死。」

「你不會敗。」馬車主人忽地勾起唇瓣一笑，笑得風流恣意，卻隱隱流露出傲意。

「他勝不過你。」

丹辰砂默然半晌，忽然提手不輕不重地叩擊車門。「停車！」

馬車果然停下來，他正把車門拉開，卻聽馬車主人笑道：「何不同行？」

「路不同。」丹辰砂說話神色還是溫文平靜，卻毫不猶疑就開門下車。

見他忽然下車，緊隨馬車的幾名少女都露出詫異之色，回過神來，不約而同地向車廂看去，而車廂內一片死寂。

「大當家！」

當丹辰砂出現在街角時，站在客棧門口引頸而盼的閩東就大叫著向他跑去。

「大當家！勝負如何？你是不是已經打敗慕容丹鳳？」

丹辰砂搖頭。「沒有。」

沒有？眼見丹辰砂毫髮無傷地出現，閩東自然以為他取得了勝利，這時聽見他說

「沒有」，登時愣住。「那戰果？」

他欲語還休，丹辰砂用不著聽下去也知道他想問什麼。

「我沒有與慕容丹鳳交戰。他死了。」

「死了！」閩東更是大吃一驚。「被誰所殺？」武器榜中排行天下第七的高手，堂堂鳳凰城主，誰殺得死他？

丹辰砂沉默半晌，才答，「不知道。」

短短三個字說得特別鄭重，不過，閩東只顧驚訝，並未留意。

閩東回過神，頓時想到很重要的事，「慕容丹鳳死在你們約戰之際，豈不是會牽連到大當家？他雖非你所殺，但死訊一傳開，所有人都會認定是你做的！」

「嗯，為免多事，我們在客棧用過晚膳，便連夜啟程，希望在消息傳開前趕回水寨。」說罷，丹辰砂便與閩東並肩走進客棧去。

直到飯菜到齊，閩東還在喋喋不休。

「無端端被人挑戰也罷，他還忽然死掉！唉……這次真是倒楣透了！」

丹辰砂從容地笑道：「我有哪次不是倒楣頂透的？」自從當年遇上知機子，聽到他那番不知算是批命，還是詛咒的話後，十年來，他有什麼倒楣事未曾遇過？

「何況，這還算不得最倒楣的……」喃喃自語，他張開嘴，洩忿似地咬下手中的饅頭。

閩東聽不到他的話音，只見他的神色不豫，便以為自己觸到他的逆鱗，當下不再多言，腳底抹油地走到櫃台前，打點路上要用的乾糧食水。

等待的時候，他無聊張望，櫃台正對著大門，他一回身就見大道上八名少女騎著白馬而來，中央的馬車也分不出是貼滿金箔還是根本就是以黃金打造的，在昏暗街道上依舊閃閃發光。

好大的排場，來者是誰？

閩東的疑問很快就得到答案，少女們就在客棧門口下馬，半數手提彩燈領路，半數拿著花籃，邊走邊撒出鮮花，把從馬車到客棧的路上鋪成一張百花花毯。

這樣的派頭，不單閩東，路人也紛紛探頭張望。

馬車門緩緩打開，銀頭靴尖踩在鮮花上，順著靴子往上，看見的是一條金帶，一

件白底團花綢袍，還有金冠下一張近乎完美的俊臉——正是上林中的馬車主人。他看也不看客棧的門面，便抬腳踏入，少女們不著痕跡地退到他的身後，美人如玉，更烘托得馬車主人丰神俊朗，品貌風流。

已然入夜，大堂有不少空桌，可那人漆黑如夜的眼睛滴溜掃視半圈，便落在丹辰砂那一桌上。

「我可以坐下來嗎？」

總算察覺來者不善，閩東忙不迭跑過去，「這張桌子是我們的，你到別處去！」

「你們只有兩個人，怎能霸著整張桌子？無理趕客，豈是有禮之舉？」

閩東哼道：「有禮不有禮，與你何干？再說了，那麼多空桌，為何偏要來擠？」

馬車主人看也不看他一眼，只是含笑瞧著丹辰砂的頭頂。

「好，你坐。」

丹辰砂點頭，坐在木椅上的身子微微晃動，似乎正在挪出位子，馬車主人含笑坐下，卻見丹辰砂伸手拿出一塊碎銀，輕輕放在桌面。

「小二，結帳！」

侍女們勃然變色，展臂攔截，馬車主人那張俊朗非常的臉孔在瞬間僵硬，但眨眼便恢復自若。

「時至今日，你竟不屑與我同桌而坐了。你是認為我做錯事，要師兄向你認錯嗎？丹師弟……」

從背後傳來的悠悠嗓音入耳，丹辰砂離開的身形猝然停頓。

「丹師弟，若非瞧不起我這個同門師兄，便請坐下吧。」

馬車主人言語似弱實強，步步進逼，丹辰砂不得不轉過身來，但也並非示弱。

「你是有錯！」

這一句斥責說得擲地有聲，眼見對方面容陰沉如水，幾名侍女也柳眉倒豎，氣氛一觸即發，閩東緊張得探手按住腰間武器，接著就見丹辰砂全然無懼，大步回到桌邊，迎著馬車主人漆黑的雙目。

「不過，你不需要向我認錯。」

在場聽見這句話的人有很多，卻只有馬車主人最明白他的意思——錯不應該對他說，是要向對不起的人認的。

「你的性格完全沒變。」馬車主人微笑，盡是道不出的風流。

「我向來固執。」丹辰砂手按桌面緩緩坐下。

閩東自然隨他坐下，目光不住向馬車主人投去，而對方的眼神自始至終停留在丹辰砂英挺的臉孔上，可丹辰砂恍若未覺，垂眼伸手拿起一個饅頭，默默吃著。怪異的氣氛持續良久，閩東終於忍不住打破沉默。

「大當家，他真是你的師兄？」雖非聲如洪鐘，在寂靜中也足以讓眾人聽清。使勁咬下饅頭，丹辰砂說：「是！」

馬車主人笑道：「師弟，你不是應該更詳細地介紹我嗎？」

丹辰砂咀嚼得更加用力，半晌才說：「他是司馬雲濤，與我同為少林俗家弟子，師事方丈無覺禪師。」既說出對方確實是自己的師兄，但也說出雙方並非同一個

師父，只是同輩師兄弟的關係。

少林寺的俗家弟子何止千百，丹辰砂要表達的親疏關係，閩東登時了然，但聽他說眼前看來紈褲的男子竟是少林寺方丈的徒弟，不由得另眼相看。

注意到閩東驚奇羨慕的視線從自己臉側擦過，落到對座，丹辰砂幾不可察地蹙眉，把手伸向盤子中的最後一個饅頭，但司馬雲濤以更快的動作把饅頭拿起來，遞到他的面前。

「師弟請用。」

停頓半晌後伸手接過，耳邊陡然響起驚叫—

「司馬？司馬雲濤？是那個五皇子、壽親王？是那個司馬雲濤？」閩東猛然站起來，表情轉變為驚訝駭然。

其餘在場的客人，還有掌櫃小二們聽見這些詞彙都嚇得不輕，呆若木雞地瞧著他們看。

司馬雲濤撫了撫衣袖，笑道：「丹師弟，你這兄弟當真有趣。」

「閩東，冷靜一點。」丹辰砂把手按在閩東的肩頭上，自己順勢站起來，環顧一圈，抱拳道：「抱歉！我兄弟喜歡開玩笑，說話不分輕重，驚擾大家，失禮了！」說罷，也不坐下，直接拉著閩東往樓上客房走去。

閩東還沒回過神來，人已經走到客房門前，看著丹辰砂推開房門，他還傻愣愣地問：「大當家，我們不是要連夜趕路嗎？」

「沒有必要了。」丹辰砂回頭，從二樓欄杆的空隙俯視在大堂的司馬雲濤。

提議連夜趕路是想免卻麻煩，偏偏他一生中最大的麻煩已經找上門來。

看著司馬雲濤的頭頂，丹辰砂露出極複雜的神色，而司馬雲濤似有所感地抬起頭來，朝他露出一抹淺淡的笑容。

丹辰砂別過頭去。

閩東也看見了，悄聲問：「大當家，他真是五皇子，壽王爺嗎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怎麼從來沒有聽大當家提起有這麼一個了不起的師兄？」

聽見他的形容詞，丹辰砂英挺飛揚的劍眉不自覺地抽搐兩下。

「也沒什麼好提的，我和他只是剛巧同出於少林。」頓了下，他淡淡地說：「阿東，他的事，你不要隨便對別人提起，免得人家以為我們有心攀附權貴。」

「是！」閩東慎重地答應，回想起自己剛才大驚小怪的反應，臉上不禁發紅。而在他尷尬之際，丹辰砂已不說一聲，逕自推門入房。

自司馬雲濤出現後，丹辰砂便顯得有些魂不守舍，閩東注意到了，心裏奇怪，嘀咕著向對面的客房走去。

第二章

深夜，萬籟俱靜，一條人影無聲無息地走上二樓，推開緊閉的窗，竄進房內。

客房內，燈火通明，丹辰砂衣衫未褪，端正地坐在桌邊，恍若未覺有不速之客到了，還是一手提壺，一手舉杯，自斟自飲。

「丹師弟。」司馬雲濤在他面前停步，得不到回應，他把聲音放得更輕柔，「師

弟，你還在生氣嗎？」

「不敢。」泡久了的茶水帶著苦澀，丹辰砂舉杯細嚙，英挺而溫和的臉上沒有絲毫異色，只有語氣生疏而客套。

「你在生氣。」肯定地說著，司馬雲濤拉開椅子，坐下去，歎氣道：「我倆分別這麼久了，難道你沒有半分想我？」他說話的語氣中竟帶著幽怨。

丹辰砂總算抬起頭來，直視對方一張俊朗得近乎完美的臉孔。

「我有。」淡淡而肯定的答案從他的唇中吐出，司馬雲濤倏然驚喜不已，然而他接下去說：「雖然，我寧願自己沒有。」

司馬雲濤愕然，但旋即恢復尋常，「你依然這樣坦白。」他笑著搖搖頭，「丹師弟，你這樣的性格總有一天會得罪人的。」

「若你認為我得罪了你，抱歉，請便！」前半句算是道歉，後面就是直接送客了。

「師弟……」看著他平舉在自己面前的手，司馬雲濤的眼神多了不明的情緒。

丹辰砂筆直視之，毫不相讓的眼神在半空膠著，半晌後，司馬雲濤歎一口氣。

「你真的這樣討厭我嗎？師弟……自分別後，我一直在想你，想你過得好嗎？有沒有遇上什麼不如意的事？每一餐吃得好不好？身體有沒有什麼不舒服？蠱毒還有沒有發作？」

一連五問，好似情深意重，丹辰砂清澈的眼瞳內閃過複雜的光芒，抿著唇，別過頭去，沉默良久才開口。

「我過得不錯。」從聲音中聽得出他的遲疑，「雖非事事順利，但水寨算發展得不錯，身體也無什麼病痛，至於蠱毒……」

他咬一咬牙，才接著說：「多謝關心，早就好了。」這句話幾乎是從牙縫中迸出來的。

「丹師弟……」司馬雲濤唇角翹出一個極具魅力的弧度，狀似不經意地伸出手輕輕地覆著他放在桌上的右手。

他默不吭聲地把手從司馬雲濤掌下抽出，讓司馬雲濤的笑容陡然僵硬。

丹辰砂站起身，伸手束緊腰巾，拿起放在桌上的丹鳳朝陽槍。「帶我去見慕容單鳳吧！他應該就在附近。」

「你怎知道我沒有殺他？」司馬雲濤沉默良久，陡然銳利的眼神看著丹辰砂，一字一字地說。「你沒理由認得出那個不是慕容單鳳的首級。」

「我仔細想過了，你不會殺他。」丹辰砂露出見到司馬雲濤以後的第一個笑，兩排雪白的牙齒閃動光芒，令人眩目。

「你說的沒錯，我早就應該猜到你會知道……」司馬雲濤從怔忡中回過神來，自嘲一笑。「以你的性格，若相信我平白殺掉了慕容單鳳，又怎肯與我共坐一席？只怕早就拂袖而去。」也就是擔心會招來這個後果，他才留慕容單鳳的性命。

「看來不止我清楚你，你也很瞭解我。」笑了笑，司馬雲濤站起來，拂一拂衣袖。

「請吧！我帶你去見你的對手——即使他根本不配做你的對手。」

丹辰砂只佯裝聽不見，前後腳與他走出客棧，施展輕功於夜色中奔馳。

丹辰砂雙足飛縱，黃沙揚起，奔出一條磅礴長龍，奇就奇在司馬雲濤的武功與他

同出一源，身形卻是縹緲如煙，迅疾若風，丹辰砂嘗試提氣追趕，卻始終落後司馬雲濤半尺差距。

丹辰砂心胸廣闊，沒有介懷，倒是司馬雲濤自己留意到了，自然地放慢腳步，與他並肩。

兩人的目的地就是早上丹辰砂與慕容單鳳約戰之地。

「你把他藏在這裏？」環視四周，丹辰砂沒有發現絲毫端倪，只好出言相詢。神祕地笑著，司馬雲濤從衣袖拿出一根竹管，向天發射，夜空爆開青色火花，眨眼便消散不見。

知道他另有安排，丹辰砂坐到大石上等待，司馬雲濤向他身旁的空位看去，因那些灰塵躊躇片刻，還是佇立原地。

夜風拂起他的衣襪，暗繡花紋綢袍在黑暗中就似反光的雪地潔白得發亮，丹辰砂垂下眼，不再看他，把手肘抵在膝蓋上，雙手手背托著下巴，開始細數地上的碎石。

約半個時辰後，黑夜裏傳來馬蹄的奔走聲。

聲音越來越近，兩騎快馬出現在眼前，馬上兩名美貌少女，押著被五花大綁的年輕男子跳下馬來。

丹辰砂才抿唇，司馬雲濤已搶著說：「我沒有虐待他。」

「慕容城主？」丹辰砂不理，踏前兩步喊道，男子應聲抬頭，容色雖然狼狽，但依然有一股掩不去的風采。

「慕容城主，失禮了！」丹辰砂抱拳，右手疾速地抽出長槍。

「你做什麼？」押著慕容單鳳的兩名少女立時大喝，腰間蛾眉刺同時抽出。

面對兩名嬌柔少女，丹辰砂不由得遲疑了下，劍眉微微向內凝聚。

「退下吧，好男不與女鬥，別叫我的師弟為難了。」

司馬雲濤嘲弄地彎起唇角，拍一拍掌，少女們領命收起武器，沒了阻撓，槍尖順勢劃下，俐落地把慕容單鳳身上的麻繩削斷。

麻繩落地，慕容單鳳還是動也不動，司馬雲濤不急不緩地走上前，在慕容單鳳怨毒的眼神中，右掌重重拍上他的背心。

被封穴道甫解，又受此重擊，牽動身上新傷舊患，慕容單鳳肩頭晃動，劇烈咳嗽起來，吐出一口鮮血。

丹辰砂劍眉一橫，眼神如箭般向司馬雲濤射去，司馬雲濤微笑著拂一拂衣袖，舉手投足俱是風流。

唇瓣動了動，丹辰砂最終沒有開口。因為即使司馬雲濤不說，他也知道對方所做全因為他，無奈之下，他勉強收斂心神，目光落在慕容單鳳身上。

「慕容城主。」他一揖，「今日的事皆因丹某而起，僅在此向城主致歉。」

「咳……」慕容單鳳勉強壓下咳嗽，用手背抹去嘴角的血絲，抬起頭來。「你就是丹辰砂？」

「正是。」他坦蕩承認，心中卻暗暗奇怪，此次約戰乃由慕容單鳳主動提出，而慕容單鳳竟然不認得他？

「想不到連雲寨大當家不僅為人囂張跋扈，更是個卑鄙小人！」慕容單鳳冷冷說著，眼神來回於他與司馬雲濤之間，滿目鄙夷。

丹辰砂不由得一怔，在這種情況下被認為是卑鄙無恥，他並不意外，不過「囂張跋扈」這四個字被用在他身上，倒是平生首次。

「慕容城主，此次的事，丹某確有不當之處，至於這位仁兄，他……」按捺住向司馬雲濤瞪眼的衝動，他咬一咬牙，才接下去說：「他是在下的師兄，只是太過擔憂我與城主之戰，才出此下策，所謂關心則亂，對城主並無惡意，丹某在此也代他向城主賠罪，若他日有用得著丹某的地方，在下赴湯蹈火，義不容辭。」如此說來，就等同把所有罪都攬在身上，司馬雲濤在旁聽著，冷冷發笑，同時露出冷笑的還有慕容單鳳。

「何必等到他日？」按住胸口，他從地上站起來。「就在今日吧！」他說著，緩緩挺直腰桿，揚起下巴，高手的氣度油然而發，一切的汗損、傷勢都變得不再惹人注目。

然而，在這種情況下開口迎戰，畢竟是愚蠢的，即使他本人不覺，丹辰砂也絕不願佔這個便宜。

「慕容城主有傷在身，又何必……」勸說的聲音陡然歇止，只因他看見對方的眼神就像火般燃燒起來，帶著無比的自負與決心。

「……好。就今日吧。」沉默片刻，丹辰砂點頭答應。

司馬雲濤早有所料，擊掌，少女把飛鳳劍雙手奉上。

「還你！」司馬雲濤聲音未落，劍已脫掌而出，暗藏巧勁，火紅的劍身化做火圈，迴旋著向慕容單鳳飛射而去，慕容單鳳接劍，卻不由自主地退了半步，嘴角再滲血絲。

試出自己想知道的，司馬雲濤笑著退到旁邊。

「你倆要打就快打吧，我很久沒有看猴戲了。」說罷，更鼓起掌來。

慕容單鳳氣得雙頰發白，拿著劍的手顫抖不已，丹辰砂無奈地歎一口氣，右手持槍，擺開架式。

「慕容城主，失禮了！」抱拳後，劃出一個槍花，他倒提槍尾，結結實實地往自己胸膛擊去。

在重擊聲中，司馬雲濤垂下眼去。「依然是個笨蛋。」

細細的聲音中也不知道是憐惜還是怪罪，沒有人聽到他的自言自語，所有人都被丹辰砂的舉動所震撼了，包括慕容單鳳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這樣才算是公平一戰。」丹辰砂理所當然地回答，鮮血從嘴角淌下，無損他的英氣，那正直與坦蕩的言語，足以令人自慚形穢。

慕容單鳳沉默地看著他，迎視於其眼中射出的閃亮光華，半晌後，也露出一抹笑容。「好！好一個公平一戰！」

明明是氣質不同的年輕高手，在一笑間，卻散發著同樣動人的光采，眩目得令人不敢直視。司馬雲濤眯起眼看著，俊臉上卻掛著冷冷的笑容。

蟲鳴聲倏然而止，落葉飄下，兩條挺拔身影同時衝向前。

慕容單鳳劍尖斜斜劃出，瞬間已攻擊丹辰砂十七、八下，劍刃吞吐之間，帶起紅光，侵略如火，丹辰砂卻宛如巍峨高山，穩穩屹立，雙眼凝神於劍尖之上，丹鳳朝陽槍每點一下，便把慕容單鳳的一下劍勢擋住。

兩名少女從旁看去，只覺慕容單鳳的劍法奪目好看，勝過丹辰砂不知多少倍，唯有司馬雲濤為丹辰砂的槍法暗暗點頭。

丹辰砂的槍法實而不華，大巧若拙，實在已盡得少林槍法的精髓，若單以槍法而論，即使師父親臨也未必能比他強，任慕容單鳳的劍勢如何疾猛，也始終無法迫近他丈二之內，如此下去，不須百招，慕容單鳳便要敗在他的槍下。

與此同時，與他有同一想法的便只有慕容單鳳自己。

自己的劍勢越來越猛，丹辰砂卻是鎮定如初，丈二長槍的槍尖每晃一下，都正正抵住他的劍尖，看似舉重若輕，卻傳來千斤之力，壓得他根本無法踏前，哪怕只是半步。

不行！如此下去，自己很快便要力竭了！他從心裏著急起來，手心一翻，劍法驀變，他騰身躍起，飛鳳劍在半空劃出兩個半圓，向丹辰砂的頭頂疾刺。

司馬雲濤不動聲色地踏前半步，收在袖口裏的雙手已扣緊兩枚暗器。

殺招臨門，丹辰砂卻比在場的任何一人都顯得沉著，勁風撲臉生痛，他不退反進，左足大步跨前，健臂抖動，劃出槍花。

曙色初露，把槍尖照得銀白光亮，一朵又一朵槍花接連不斷，氣勁把劍帶得歪斜，慕容單鳳急急拍出左掌，丹辰砂歎氣一聲，竟不閃不避，踏步迎上，槍尖向他喉頭送去。

慕容單鳳心中震駭，然而要退已是不能。

丹辰砂的槍在慕容單鳳喉頭前半分止住，慕容單鳳的臉色煞白得難看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回槍，丹辰砂淡然地答。「起於武，不一定要止於殺。」

看著槍尖從自己喉頭移開，慕容單鳳緊緊攥起拳頭。

「百曉生武器榜天下第七的排名，難道你不想要？」

丹辰砂微笑，右手一抖，槍身收回槍頭之中，插回腰間紅巾去。

戰場上來回千百遍，這個殺字，難道還能不厭？再多的鮮血，除了身外之物，還能夠換來什麼有價值的？

看著他雲淡風輕的微笑，慕容單鳳的心思複雜得難以言喻。

他身受重傷，身法劍法雖在，但掌力已失，丹辰砂同樣身受內傷，但丹鳳朝陽槍乃是利器，又占了長度的便宜，槍尖往前一送便能殺他。

這樣的一個人，能殺而不殺，毫不猶豫放棄名揚天下的大好機會的男人……

慕容單鳳忽地一笑，回劍入鞘。

暗地冷哼，司馬雲濤把雙手從袖口拿出來，走上前去。「師弟，我們走吧。」

丹辰砂抬起眼，飛快地看他一眼，點頭不語。

司馬雲濤招手，少女便把馬牽上來，慕容單鳳卻在此時把丹辰砂叫住。

「等等！」

丹辰砂轉身看去，一封信筆直擲向他的面門。

「接住！」

疑惑地接下信封，拿出信仔細看過後，丹辰砂露出苦笑。

慕容單鳳冷冷地道：「這封信應該不是你寫給我的吧？」

「不是。」把信收好，丹辰砂搖頭，神色誠懇地道。「請相信我，我這一生從來沒有向別人寫過挑戰信。」

慕容單鳳冷哼，雖不開口，但心裏早已相信他的話。

搶過信，司馬雲濤掃過內容後笑道：「這麼一封詞藻膚淺幼稚的挑戰信就令你信以為真，憤然向別人約戰？慕容單鳳，你的腦袋裝什麼？有空真的要剖開看看。」

他神色帶笑，言語卻辛辣無比，慕容單鳳盯著他，一字一字說：「你不剖開我，我也一定要剖開你！留下名號，約個日子！」

「哦？」揚起下巴，司馬雲濤露出不屑的眼神，牽動唇角正要開口，旁邊的丹辰砂忽然說—

「我們走路回去。」說罷，便真的沒有再多講半句話，掉頭便走。

連司馬雲濤也因此呆了半晌才回過神來，先向慕容單鳳冷睨一眼，接著，指著牽馬的少女，吩咐道：「馬給他，妳們別跟上來。」

說完，司馬雲濤就追著丹辰砂遠去。

他步履匆匆，很快就看見丹辰砂的身影，他並沒有走遠，反而停留在拐彎處的一棵大樹下，好似故意在等他追上來。

即使明白這個可能根本不存在，他還是從心底裏舒服起來，放輕腳步走過去。

丹辰砂正抱胸背倚樹幹，臉上流露出每次與人交手後獨有的疲憊，一縷瀏海微微從額前垂下，陰影映襯著俊挺的側臉……司馬雲濤的手抵著樹幹，彎下頭，漸漸接近彼此間的距離。

貼近得甚至能數得出他有多少眼睫毛。

他的額頭很飽滿，眼眉又黑又濃，睫毛長而捲起，挺直的鼻梁下是淡紅色的嘴唇，此抵緊著，表現出堅毅有力的線條。

忍不住吸一口氣，司馬雲濤抬起眼，正好對上丹辰砂的眼睛，一對晶亮的眼珠子，閃動著惱怒，又或者還有無可奈何的光芒。

司馬雲濤聳肩，在監視下移開目光，挪動身子。

兩人以同樣的姿勢，倚著大樹站立，額角微微相貼。

初升的太陽光輝從樹蔭散落，不像是陽光，反而似是細碎的星光，微風吹拂，彷彿倘佯在海面上漂蕩，輕淺的熏香從身側飄來，傳入鼻尖。

丹辰砂倦透了，在寧靜而令人心安的氣息中，眼皮不由自主越垂越低。

無聲無息地，司馬雲濤的視線再次落到他的身上。「想不想知道，為什麼慕容單鳳會輕易向你挑戰？」

聲調溫柔不已，於恍惚之中，丹辰砂的回應也極為輕柔。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……」司馬雲濤輕輕呼氣，恍若惋歎。「因為隨著信送到他手上的，還有

他家裏的一個下人的人頭。」

丹辰砂驀地睜眼，「你早就知道？」

「是。」垂眼看著他，司馬雲濤的眼神竟然柔情如水。「我早就知道。」

「你有什麼目的？」丹辰砂緩緩站起來，挺直身子，眸子恢復平時的有神，直盯司馬雲濤。

「你要問的應該是陷害你的人有什麼目的。」他聳聳肩頭，露出無辜的神色。丹辰砂只當作看不見，直接了當地問：「你這次出現想做什麼？」

「你應該猜到的。」司馬雲濤垂首，指頭有意無意地撥弄著掛在腰間的香囊。留意到他的小動作，丹辰砂心底條地一沉。

「你以前不是用這……香……」他暗運內勁，真氣還未流轉全身，膝頭已然發軟，手撐樹幹才勉強站穩，他心中既驚且怒，更兼滿腔不可置信。「你用迷香？」

「我怎會？」司馬雲濤矢口否認，笑著捲起衣袖。「一定是你奔波整天，又與慕容單鳳交手，損耗太多體力而已。」

「荒謬！我的確是累了，但是……難道……你就是等這一刻，你……」想通所有事都是他故意安排，等的就是自己精疲力盡的時刻乘虛而入，丹辰砂怒氣攻心，迷香發作得更快，霍地往地上倒去。

「丹師弟……」司馬雲濤搶前而去，把他摟入懷中。「你還好吧？」

他得意、刺目的笑容未及展露，丹辰砂突然出手，鐵拳迅如疾雷，瞬間已至眉睫，即使狡猾如他也料想不到丹辰砂在這種情況下尚有餘力出手，登時吃了一拳。丹辰砂身中迷香，力道已減弱不少，但還是打得他勃然變色，眼看第二拳眨眼便至，急忙側肩卸開，提起手刀疾砍。

手刀重重砍中頸脈，丹辰砂眼前發黑，暈倒過去。

螺鈿八寶櫃、黃銅沉香鼎、八仙過海金掛屏、輕羅紫金紗……細數著一件又一件價值連城的擺飾，丹辰砂冷漠的眼神回到面前男人臉上。

「你夠了沒有？」

「不夠，永遠也不夠！」汗水從下頷滴下，司馬雲濤的嗓音更加低沉性感，把丹辰砂蜜色的大腿舉起，有力的挺進。

兩人的身軀已經完全袒露，下體糾纏相貼，司馬雲濤身上肌肉如雕像般完美無瑕，隨著腰身的擺動而不斷起伏，巨大的慾望於兩丘露出一小截，再完全沒入。喘氣與淫靡拍擊聲交接響起，丹辰砂卻自始沒有發出一聲呻吟，或者半點情動之意，若非結實健美的身軀上佈滿汗水，臉頰隱隱浮現潮紅，任誰也不會聯想到任何淫慾之事。

司馬雲濤或許是因為這樣，惡劣地使勁拍擊起來，撞得他兩片臀丘發紅發熱，後穴似被巨大的長槍亂搗亂撞，痛得厲害，冷汗從額角不斷滑下，然而他寧願咬得牙關出血，也不肯從牙縫間洩出丁點聲音。

還是這麼倔強。

司馬雲濤勾起唇角，忽然把自己的慾望抽出來，彎下身子，張口含住身下人的慾望。

丹辰砂嚇了一跳。「你幹什麼？」

司馬雲濤置若罔聞，含著他的分身，舌頭沿著柱身遊移。

「放開！放開！」丹辰砂慌亂起來，臉上陣紅陣白，無力的抓住他的頭髮，想把他拉開，司馬雲濤反而收緊嘴唇，使勁地吸吮起來。

Crescent